

三维空间和实践空间

——兼论胡塞尔的“实践”概念

陈 伟^{*}

【摘 要】 基于认识论的引导动机,胡塞尔将三维空间构造问题划分为两个层次:二维场域的构造和三维空间的构造。二维场域的构造和三维空间的构造从根本上都依赖于作为实践主体的身体活动的动感,由此三维空间的构造学说超出了认识论的境域;不同于封闭的三维空间,实践空间是主体的实践生活的开放的境域,它具有近距—远距的本质结构。实践空间最终指包含着家乡—异乡这种不变样式的生活世界;不仅空间构造问题的深入阐明必须引入实践概念,而且对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的合理阐明也必须借助实践概念。

【关键词】 胡塞尔;三维空间;实践空间;生活世界

空间现象学的研究课题不是空间本身,^①而是现象空间,也就是说,空间是如何在与主体相关的意义上显现出来的。基于这一引导性的问题,胡塞尔的空间现象学在理论哲学的层面上着重展开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几何空间的起源问题,即现象空间是如何通过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而被构造为几何学的空间的;^②二是空间事物的感知问题,这个方面的研究与传统的认识论难题相关:意识如何超出自身而和一个空间事物相符合;三是三维空间作为最朴素的现象空间的构造问题。本文试图突破理论哲学的分析框架重审胡塞尔的空间构造问题。具体地说,本文将从胡塞尔对朴素空间(即三维空间)的分析出发,阐明三维空间构造必然需要回溯到一个实践的主体上,在此基础上围绕近距—远距的实践境域结构(部分地)重建胡塞尔对实践空间构造的分析,最后尝试在悬搁难题的背景中考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并指出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必然需要借助实践概念才能得到合理的阐明。

^{*} 哲学博士,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526061。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意识发生的基本法则——胡塞尔的动机引发现象学研究”(14YJC720002)的研究成果。

① “空间本身”这种说法由于预设了其意识的不相关性,因而在现象学看来是不合法的。

② 胡塞尔早在1893年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其基本路径是,将直观空间和几何空间并置,并考察后者是如何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理想化(Idealisierung)而构造出来的。具体参阅Hua XXI, *Studien zur Arithmetik und Geometrie* (1886—1901), herausgegeben von Ingeborg Strohmeier,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S.275—293.;四十多年后,胡塞尔在其最后一部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着重处理生活世界中的现象空间如何在一种由实践向理论的兴趣转化中被理想化为几何学的精确空间的,参阅[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节a,以及附录Ⅱ附录Ⅲ。德里达曾以附录Ⅲ为主要文献,针对胡塞尔提出批判性研究,对此参阅[法]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一、三维空间的构造:基于1907年的《事物与空间》讲座稿^①

胡塞尔曾在1904—1905年冬季学期的“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讲座中集中地研究感知问题,但是他于1905年3月写信给布伦塔诺表达对这一研究的不满,根据这一讲座稿的编者的分析,其原因是感知在这里仅仅是一般性地被处理,并没有触及具体的事物和空间构造的分析,“因为1904—1905年仍然缺少对动感这么重要的概念的处理”^②。两年后(1907年),胡塞尔才着手在“事物与空间”的讲座中系统地处理具体的感知问题(即意识与空间事物的符合问题),并在这个大的问题框架下处理三维空间的构造问题。因此可以说,1907年《事物与空间》讲座稿中的空间构造分析的引导动机完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在《事物与空间》中,胡塞尔认识到单靠具有延展性的视觉和触觉对于空间的构造来说仍然是不够的,为此需要“运动感觉”这种新的感觉类型,“运动感觉”与通常的感觉(如视觉、触觉等)在功能上的根本区别是:通常的感觉展示出相应的延展性内容(如在视觉和触觉上延展着的感内容),运动感觉则“使得展示得以可能,而自身并不展示出来”^③。这就是说,运动感觉并不具有与之相应的感内容,而仅仅是在功能上使别的感觉获得其感内容。胡塞尔这里提出的运动感觉不是对运动的感觉,而是作为运动的感觉。为了避免误解,胡塞尔使用了一个外来词“动感感觉”(Kinästhetische Empfindung)^④来替代它。动感感觉的承载者是运动着的身体,但不是作为被构造的身体,而是作为进行构造活动的身体,因而身体与动感感觉的结合仅仅是在主体范围内的结合,^⑤这种结合作为主体性的构造功能而起作用。《事物与空间》讲座稿中对空间的构造分析围绕着动感感觉展开。为清晰起见,下面我们将以表格的方式^⑥概要性地重述这一分析。

作为构造活动的动感系统与作为被构造的空间显现的诸层次			
二维场域的构造		三维空间的构造	
特殊的动感功能	二维场域的构造层次	特殊的动感功能	三维空间的构造层次
动感流的时间性功能	单纯的图像流的统一	转动的动感功能	环状的转动杂多性
眼动的动感功能	二维的延展场域	延伸的动感功能	线性的靠近—远离杂多性 ——深度的构造
头部和上身移动的动感功能	二维延展场域的拟—深度	两者的混合	三维空间的构造

从表格中可看出,胡塞尔将三维空间的构造问题分为两个具有静态奠基关系的基本层面:二维场域的构造和三维空间的构造,它们又各自分为三个层次。从分析步骤来看,胡塞尔先讨论二维场域的构造,然后讨论二维场域的构造如何过渡到三维空间的构造;从分析结构来看,胡塞尔所有的讨论都处在动感系统的构造功能(作为主体的功能)与被构造的空间的诸层次(作为客体的显现)之间的相关性这一框架中,在其中每一种特殊的空间构造层次都有与之相应的特殊的动感功能在发生作用。下

①1907年的《事物与空间》讲座稿在胡塞尔去世后作为《胡塞尔全集》第16卷发表,即下文一再引用的 Hua XVI。
②Hua XXXVIII, *Wahrnehmung und Aufmerksamkeit*, herausgegeben von Thomas Vongehr und Regula Giuliani, Springer, 2004,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 S.29。
③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Herausgegeben von Ulrich Claesges, Den Haag: Martius, Nijhoff, 1973, S.161。
④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61。
⑤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63。
⑥表格的主要内容来自《胡塞尔全集》第16卷73节“概括:空间构造及其层次”,并根据讲座稿的整体思路略作补充。

面我们按照胡塞尔的分析顺序对这些动感功能的具体作用做一些简要的而十分必要的说明。

1. 动感的时间化功能—图像流的统一。这个层次的构造是最底层的构造,在动感流的时间性延续中,图像流的延展(作为感觉内容)本身才作为统一物展示出来,这种动感流和图像流的最初统一是通过动感的动机引发(Motivation)而得以可能的,动感流在时间上的延续为图像序列提供了一个统一意识,因而图像表现为时间中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同时被动感地引发,显现为空间性的延展,由此,一个统一的感性场域才产生出来。质言之,动感流和图像流之间的动机引发关系表现为,动感流构造性地引发了图像流,并且,动感流的不同流动形式决定了图像流的不同延展状态。^①

2. 眼动的动感功能—二维的延展场域。与最底层的、最朴素的感性场域的构造相比,二维延展场域的构造已经属于空间构造的内容,尽管二维延展的场域本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二维的延展的场域的构造与眼动的动感功能相关:首先在感性场域中确定一个原点,然后转动眼球,相应地,感性场域就以原点为中心进行着上下左右的二维延展,但这种二维仍然只是平面性的二维,它缺乏任何意义上的第三维:深度。^②

3. 头部和上身移动的动感功能—二维延展场域的拟—深度。如果我们不仅转动眼球,而且转动头部或移动上身,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与其相应的动感功能,这一功能的重要作用是在二维场域的范围构造出第三个维度(深度)。例如通过转动头部和上身,构造出一个有凹凸面和弧形的二维场域而非一个作为平面的二维场域。^③这种凹凸面和弧形恰恰已经具有了某种不同于二维的第三维(即深度)。但胡塞尔特别强调这种深度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的第三维,^④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拟—深度。

4. 转动的动感功能—环状的转动杂多性。从这一层次开始,胡塞尔正式转入对三维空间的构造研究。如果我们不仅立足于原点,而是使身体绕着二维场域(例如一个球体被看到的正面,这个正面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中心凸显,并从中间向四周逐渐扩散的透视性的延展,最终收缩为一个边缘)转动,这种转动的动感就构造起一个环状的转动的杂多性,^⑤如果单单考虑作为一个封闭体的三维空间的话,这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维空间了。

5. 延伸的动感功能—线性的靠近和远离的杂多性。但是空间性的意义不仅仅指单个的封闭的三维体,而且还指主体之身体和别物之间的位置,这种位置本身是空间性的一个展示。因此,单靠转动的动感还无法构造起这种作为位置的空间性,还需要另一种线性地延伸的动感。通过移动身体靠近或远离某个物体,从而使得物体与身体处在一个线性的近距或远距的范围中,^⑥在这种线性的近距和远距的关系中,确切意义上的空间的第三维(深度)就被构造起来。通过深度维度的构造,物体不仅显现为自身是三维封闭的,并且显现为与身体处在一定的深度关系(位置关系)中,同时其他一切事物与身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在此基础上得以确定。

6. 转动动感和延伸动感的混合—三维空间的构造。完全意义上的空间一方面是指物体的自身封闭的三维形式,另一方面是指身体与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⑦因此转动动感和延伸动感必须复合地一起发生作用。在三维空间的构造中,近距—远距的结构发生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下面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①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87—190.

②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65—166.

③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70.

④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74.

⑤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251—252.

⑥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240, 249.

⑦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154.

从构造过程的整体来看,可以发现这些不同层次的空间构造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结构,胡塞尔称之为“状况—显现(Unständen-Erscheinungen)”的动机引发结构,^①所谓“状况”即是各个层次的具体动感功能之间的综合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一种动感状况的整体系统,^②而“显现”则是空间构造的各个层次,状况和显现之间的关系是:“状况是引发者,显现是被引发者。和每一种动感复合一道被给予的,是某种确定的、如此这般地被充实的图像领域;和动感复合的每一种确定的改变一道被给予的,是图像领域的某种确定的改变”^③。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着眼于从二维场域过渡到三维空间的构造分析实际上仍然不是对我们的实践生活中的具有各种意义的空间事物的分析,而恰恰是对朴素的空间表象的起源的分析,它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任何可被我们经验为空间的现象,必然先天地(因而在逻辑上)奠基在哪些更朴素的、更底层的构造层次上。因此,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分析的引导动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因而是理论哲学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胡塞尔的具体分析实际上超出了认识论的框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在各个层次的空间构造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动感概念上。与身体活动^④结合在一起的动感是一种权能性(Vermöglichkeit)的系统,它代表主体的有意志的行动的可能性范围(或更确切地说,实践的境域),其基本的意志模式是“我能”(Ich kann),^⑤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明确地认为动感是意志性的东西。^⑥根据前述“状况—显现”的本质结构,动感状况的“我能”每一次都引发相应的显现,例如,我如我所能地绕某物一圈,我就能看到之前没有看到的某物的背面,因而此物就在这种环绕的动感中作为一个三维空间物而构造起自身。实际上这种我能的动感系统作为实践的可能性境域不仅在真正意义上的三维空间的构造中发生作用,它甚至在二维的延展场域的构造中就已经发生作用。在对1907年《事物与空间》讲座进行修改和补充的一个文稿中,胡塞尔明确谈到,可以通过眼睛的转动来使二维场域中的图像达到最佳状态,在此“我具有一个实践的境域,它是一个自由地渗透在表象中并且可在实际上自由地被支配的系统。”^⑦胡塞尔对1907年的空间构造研究的不满意从以下事实就可以看出来:最晚从1916年开始,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对事物与空间讲座稿的修改始终断续地进行,并且,这些修改都考虑了主体的实践对于空间构造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动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受而与其他感觉(视觉、触觉等)统一在一起,而且恰恰是作为行动或能够行动,因而与以下论题结合在一起:主观上可支配的“我能”的意志活动、动机引发作为“如果—那么”的精神生活的法则、使世界成为熟悉世界的习性系统等等。^⑧

但是我们这里的兴趣不是详细地考察动感概念的发展变化^⑨,而是想要探问在充分考虑主体的实践功能的前提下,胡塞尔对空间构造问题的探讨会获得什么样的新进展。

①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201, 255.

②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201.

③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201.

④身体活动并不必然是实践哲学的课题,只有将身体活动理解为意志行动,它才是实践哲学的课题。事实上,英美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一个主要课题是,探讨身体活动的认知性功能(具身认知:embodiment),而这完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近来国际现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就具身认知问题与英美心灵哲学展开对话,具体参见:S. Gallagher & D. Schmicking (eds.),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Part III, Embodiment*, Springer, 2010.

⑤Hua IV, *Ideen zur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herausgegeben von M. Biemel,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S. 255.

⑥D.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 The Hau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64.

⑦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S.359.

⑧参阅:Ulrich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4, S. 73, 76, 83. 胡塞尔关于事物与空间问题的后期手稿迄今仍未公开出版。德国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主任Dieter Lohmar教授正在对这一后期手稿进行编辑。

⑨关于动感概念的发展可参见新近的研究论文:Christian Ferencz-Flatz, *Husserls Begriff der Kinästhesie und seine Entwicklung, in Husserl studies* (2014), 30: 21—45.

二、实践空间的构造:基于后期“生活世界现象学”相关文本

1907年《事物与空间》讲座稿中对于封闭空间(即基于身体的环型转动而被构造的作为单个三维空间体的空间)和开放空间(即基于身体的线性延伸而被构造的作为身体与诸物之间的位置关系的空间)的划分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把空间理解为封闭的三维体,而且把它理解为开放的位置关系,由此空间构造的分析得以扩大。

作为位置关系的开放空间首先表现为主体的身体与其他事物的各种空间位置的整个可能性范围,这一可能性的范围具有一个本质结构:近距—远距。这一点在1907年的《事物与空间》讲座中已经谈到。但是在认识论的引导动机下,仅仅抽象地探讨一种朴素的、因而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单纯作为位置关系的近距和远距空间。这种近距和远距空间仍然是抽象的空间。尽管这里的所谓抽象空间不是指被理想化的几何空间,但是它和具体的实践情境下的具有各种意义的空间相比,仍然是抽象的。

在其后期现象学中,近距—远距的境域结构仍然是胡塞尔空间构造分析的一个主导性线索。但是胡塞尔通过充分考虑主体的实践性,赋予这一结构以全新的意义。由此,后期空间构造突破了前期空间构造分析的抽象性,收获了众多极富启发性的成果。下面根据本文的问题意识将这些成果整合性地重建如下。

1. 实践生活中的熟悉性——近距的另一种含义。近距不仅仅是距离较短的位置关系,它还表示主体在反复的实践生活中所构造出来的一种熟悉性,近距的东西恰恰是主体所熟悉的东西。^①胡塞尔说,作为第一个近距的空间而被给予的是儿童的儿童房。^②对空间的熟悉和对事物的熟悉是不同的,后者在和事物的多次打交道中被构造起来,人们将熟悉性与某物构造为一个统一体;而前者的构造复杂得多。一方面,主体在其实践生活中(例如儿童在它的房间里的玩乐和休息)与周围事物(例如玩具、床等等)多次打交道,在多次实践的练习中,周围事物作为熟悉的事物被给予他,同时,周围事物的空间分布关系也逐渐在这种反复的打交道中构成实践行动的熟悉的境域(Horizont),这种熟悉不是儿童面对某个具体玩具时所产生的熟悉,而是当他顺手地拿起左手边的某个玩具,兴致勃勃地爬到右手边的床上去玩时所产生的那种熟悉,也就是说,它是由主体对周围事物的空间分布毫不费力的可确定性而引发的熟悉,只有当主体自由地操劳于诸物时,这种熟悉的空間性才构造出来;另一方面,熟悉的近距空间作为主体实践的权能性境域,不断引发主体能够进一步以习常的方式行动的预期。胡塞尔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词来表示这种作为境域的熟悉空间:处境(Situation)。^③

2. 实践兴趣与实践空间的扩大——近距和远距的转换之一。在胡塞尔看来,实践兴趣和意向性问题相关,兴趣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使得意向对象被充实。但怎样才是充实呢?在早期的《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指出感知的充实理想是相即性,也就是感知对事物的完全的把握。但是对空间事物的认知无法达到这样的充实,因为对空间事物的认知只能是角度性的,我们每次只能看到空间事物的某一个面,需要通过第一部分已经谈到的旋转的动感,绕空间事物一圈,才能看到它的背面,但同时,它的正面又向我们隐藏起来了。从认识论的理想状态来看,确实如此。但是,从实践的兴趣来看,却并非如此。胡塞尔经常在这个层面上谈论如何在实践行动中达到与具体的实践兴趣相关的事物被给予

^①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herausgegeben von Rochus Sowa, Springer, 2008, S. 55, 175.

^②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175.

^③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620.

性的最优值。^①我们使用胡塞尔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了看清远处商店橱窗里站立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模特（木偶），我如我所能地走近她（它），以便在近距中获得关于她（它）的最佳的被给予性（样子、皮肤、是否在说话等），从而做出判断。对于实践兴趣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在两可的意义之间做出决断，只要事物的被给予性能够使得实践的决断被明确地、清晰地做出，那么该事物就达到了其最佳的被给予性。并且，这种最佳的被给予性通常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近距—远距的转换而进行的，因此，“具体的客体仅在近距和远距的相对中其规定性才是被给予的，这需要一个经验的过程，一个实践的全面的对尽可能好的全体被给予性的生产过程。”^②但是，近距和远距的转换并不必然意味着从熟悉空间进入到陌生空间，它也可以是从一个熟悉空间进入到另一个熟悉空间。当然，当我们可以谈论几个空间的时候，在这里就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唯一的空间，而是指具有其范围的和意义的实践空间（处境）。当我在大街上被商店里站立的某物（人/模特）吸引，而离开大街（近距转为远距）走进商店（远距转为近距）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实践空间（由街道/路牌/交通工具/行人组成）进入了另一个实践空间，并且，这个我的实践兴趣所关注的对象，成为了我刚刚进入的实践空间的索引——它（作为摆设的模特）指引着和它一道组成空间关系的商品（衣服）、试衣间、柜台、店员等等，并因而指示着一个有具体意义的实践空间（服装店）。因此，更确切地说，这种近距—远距的转换是在两种不同、但同样熟悉（或者很快使其变得熟悉）的特殊的处境之间的转换。所有这些通过“我能”的权能性系统能够或预期能够达到的处境，构成了主体生活于其中、并且能够继续生活于其中的实践空间或实践境域，胡塞尔称之为周围世界（Umwelt）。^③

3. 周围世界作为家乡世界。周围世界恰恰是主体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世界。属于我的周围世界的东西不仅有我的房子、花园、耕地；还有我的亲人、族群、民族等。在这个意义上，周围世界已经不是一个个体主体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概念，因而实践空间也就获得了交互主体的空间的含义。基于个体而构造的空间和基于交互主体所构造的空间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胡塞尔对此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我们应当注意到前后左右与东南西北这两种方向定位的根本差异：前后左右完全是以个体的身体为原点来定位的，个体不同，定位不同：我的前面恰恰是你的后面，我的左面恰恰是你的右面。^④但是东南西北则不同，东南西北恰恰不仅是我的东南西北，而且是我们的东南西北，首先是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中的作为同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我们的东南西北，然后是生活在大地中的我们的东南西北，因此，我们不仅具有共同的东南西北，而且具有共同的大地和天空。进一步看，在这种共同的实践的周围世界中的诸事物，不仅是我熟悉或能够去熟悉的事物，而且是我们熟悉或能够去熟悉的事物，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共同的意义，我们正是在这种熟悉的空間境域中实践地与其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社会关系、政治制度、道德习惯等等，这些因素有效地交织并积淀在我们的实践的境域中，以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兴趣和实践的决断都受到它的引导，或者更确切地说，受到它的制约。胡塞尔将这种我们预先就已经生活于其中并继续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称为家乡世界。^⑤

①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147, 204.

②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146.

③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543.

④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情况，这里仅举相对而站为例。

⑤Hua X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Herausgegeben von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631；以及：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154.

4. 家乡世界与异乡世界——近距和远距的转换之二。在胡塞尔看来,家乡世界(Heimwelt)是与异乡世界(Fremdwelt)相对的。家乡世界和异乡世界的根本区别是,家乡世界是全面地可进入的空间;^①而异乡世界包含着异样的人和文化,异乡性意味着“本真的不可入性中的可入性”^②。这里涉及近距和远距结构的第二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前面已经谈过,它指主体从一个熟悉的实践空间进入到另一个熟悉的或可熟悉的实践空间;在第二种含义中,远距是真正意义上的远距,它意味着不可达到和不可进入。这种不可达到和不可进入主要不是指身体实际上不能达到或进入某个空间,而是指,这个空间在充分的意义上是陌生的,因而恰恰是异乡的。^③胡塞尔认为,异乡世界是在与家乡世界相对的意义上被构造起来的,对异乡世界的猜测总已经必然是从家乡世界的理解出发的一种建构。^④这样的建构试图使得不可理解的成为可理解的,使得不可进入的成为可进入的。但这样就导致一种去陌生化的危险:陌生性在这种可进入性中被消解了。^⑤胡塞尔马上意识到这里存在的困难,他说:“但问题是,从我出发而猜测性地被追复理解并根据我的家乡性的人类经验和世界经验而被规定的东西,在多大的范围内真的就是异乡人从其自身出发而理解、并必然经历的东西。”^⑥在此关键的是,必须严格区分近距—远距的两层含义,以防止将第二种含义不自觉地偷换成第一种含义。在此意义上,胡塞尔说,要把陌生的当作陌生的来理解。换言之,陌生性是真正不可入的、不可理解的,只有在这种不可入和不可理解中,陌生性才作为陌生性而获得真正的理解。这就是胡塞尔那句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异乡性意味着本真的不可入性中的可入性”的含义。如果说周围世界或家乡世界指的是熟悉的实践空间的话,那么异乡世界指的就是陌生的实践空间,这两个空间无法完全同质化,它们在彼此相关性中(即在第二种近距—远距的关系中)构成整个生活世界的本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指出家乡和异乡的区分是生活世界的不变的样式。^⑦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阐述,实践空间最终被理解为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的空间。胡塞尔从1910年开始直到他哲学生命的终结前一直都在思考超越论现象学的开端这个重大问题。在几种主要的方案中(笛卡尔式的开端、意向心理学的开端、生活世界的开端),^⑧最终胜出的方案是第三种,胡塞尔将其表述为“通过从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回溯而达到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道路”^⑨。因此,作为生活世界的实践空间的构造问题不是在完备的现象学观念(作为方法)的指导下所实际要解决的子问题,而恰恰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通过对它的解决才可能达到对真正的超越论现象学的理解。我们下面还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三、胡塞尔的实践概念:兼论普遍悬隔的难题

如前面两个部分所阐明的那样,三维空间和实践空间的构造都已经必然依赖于主体的实践。这

①Hua X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Herausgegeben von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625.

②Hua X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432.

③fremd 这个德文形容词,同时具有陌生的和异乡的两种相关的含义。

④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154.

Hua X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 S.167—168.

⑤瓦尔登菲尔茨对胡塞尔的这种解释模式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参见:Bernhard Waldenfels, *Erfahrung des Fremd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S.39—62。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胡塞尔本人已经对这种模式提出反思。

⑥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168.

⑦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544.

⑧Iso Kern, *Husserl und Ka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4, S.195.

⑨[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25页。

两者的区别是,三维空间是在认识论的视野下对生活世界中各种具有意义的事物进行抽象而保留下来的作为朴素事物之共同特征的封闭空间;而实践空间是主体的实践的开放境域,它必须在具体的实践处境中被构造以及被理解。与理论的去境域化相反,实践在任何时候都是在境域中的。接下来需要更细致地考察胡塞尔的“实践”(Praxis)概念,并阐明它对于合理地理解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观念的重要意义。

胡塞尔至少在以下两个大的层面上使用“实践”概念:一是道德实践。它与道德行为及其规范相关,这个层面的实践即是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是伦理学的课题。本文不讨论这个意义上的实践。二是生活实践。这一实践概念最宽泛地看,指在世界生活中的人的有意识、有目的行动。胡塞尔将这个层面的实践分为两类:原实践和特殊实践。原实践就是感知活动的实践,它与身体的活动相关,感知对象则在这种近距—远距的境域结构中显示出来。其他实践都是特殊实践,例如:感性想象的实践、语言实践、获取客观真理的判断实践、艺术实践等等。胡塞尔还特别强调,“认知”也是一种实践的形式。^①原实践和特殊实践的关系是,“原实践为特殊实践奠基。”^②显然,这与胡塞尔将优先性赋予感知的一贯态度是一致的:首先是对某物的感知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是其他行为。这看来仍是老生常谈。但是,当胡塞尔说,感知就是原实践的时候,感知通常被赋予的那种作为“认识活动”的刻板特征立刻消失了,它作为进入具有无限丰富的意义关联的生活世界的索引就显现出来。^③本文只讨论这一层面上的实践概念。

不论是原实践还是特殊实践,必然总已经受到某些实践兴趣的引导因而处在某种实践境域的限制中。因此,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对的、有限的,其对象也是在有限的规定性中被把握的。^④一言以蔽之,实践活动是具有境域的;与此相反,理论活动是一种摆脱境域的活动,它不考虑它所处在于其中的具体的处境,而试图非角度地、全时性地把握其对象,也就是说,在一种理想状态中把握对象自身。^⑤理论态度相对于实践态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前者对后者的具体处境(境域)的褫夺。通过这种褫夺,科学才超越了主观相对的结论而获得了绝对的真理。但是理论态度的优越性同时也产生了其后果,(根据胡塞尔)正因为这种褫夺,科学才处于其危机中:遗忘了其自身的来源,丧失了其可理解性。这就是胡塞尔生前最后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的主要课题。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从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出发,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通过摆脱其主观、相对的处境,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无条件地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⑥。但是对“世界本身”的理论兴趣却导致了这样的一种遗忘:“世界本身”恰好是起源于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因此,现象学作为超越论哲学的普遍任务就在于揭示主观性与其各个层次的构造物(世界自身、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事物等等)之间的普全的先天性,根本性的方法是通过现象学的普遍悬搁,克制对世界本身存在的设定性态度,从而发现世界作为构造物与主体性的普遍的先天性关系,最终还原到绝对起作用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上去。

①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383.

②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383.

③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就是在胡塞尔对感知的这种理解的决定性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④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307, 694.

⑤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707, 727.

⑥[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87页。

普遍悬搁是对自然的世界生活的态度（因而是实践态度）的改变，^①因此普遍悬搁不再是一种实践的态度。如果悬搁不是一种实践的态度，那么它就是一种理论的态度吗？但是理论的态度如前所述不恰好是导致客观主义因而遗忘主观性之构造成就的始作俑者吗？在胡塞尔看来，普遍悬搁既非实践态度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态度，他称之为新的理论态度。^②新的理论态度之不同于通常的理论态度之处是，它不对客观对象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被给予性感兴趣。但即便如此，它们（新的理论态度和旧的理论态度）仍然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非境域的。

自然的世界生活作为实践生活的有效性建立在对世界存在这一基本信念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不是实践的对象或目标，而是实践得以可能和继续进行的境域：人们恰恰是在世界的被给予的确信这一根本境域中才与世界中的事物打交道的。而普遍的悬搁作为新的理论态度，恰恰是要取消世界本身（而非世界中的事物）的有效性，并使其变成现象，^③这就是说，普遍悬搁不仅要取消实践生活中的个别事物的有效性，而是要使得实践生活的整个境域失效。胡塞尔认为，通过对实践生活的境域进行悬搁（去境域化），世界与主观性的各个层面的丰富的先天相关性就会显现出来。

但是，正是这种去境域化的普遍悬搁的新的理论态度导致了胡塞尔在解释他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时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困难，胡塞尔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困难，但是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是：普遍悬搁通过去境域化的方式终止了自然的实践态度，同时进入了超越论的现象学领域。但是之后呢？自然的实践生活就此停止了吗？

胡塞尔一再地强调悬搁绝没有完全回避自然的实践生活，相反，“哲学家在进行悬搁时也必然会‘自然地体验到’自然生活”^④。但是，将自然生活作为现象来进行体验和实际地进行自然生活，是完全不同的。胡塞尔当然可以说，通过悬搁我还能体验到自然生活，但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悬搁，我是否还能实际地进行自然生活？根据胡塞尔对普遍悬搁的理解，只要我们真正实行了普遍的悬搁，就已经取消了自然生活所赖以进行的境域，也就终止了自然生活的可能性。但是这就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荒谬：悬搁彻底地终结了我作为人的自然生活。为了避免这种荒谬，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此时我们实行了普遍的悬搁，但是我们随后可以放弃它以便回到自然的实践态度中来。但根据胡塞尔，悬搁“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我们断然决定采取的习惯的态度。因此决不是一种短暂的和偶然地个别重复的活动。”^⑤因此这种解释也没办法避免最终的荒谬。这恰恰是普遍悬搁导致的荒谬。^⑥

普遍悬搁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不但没有揭示出超越论的主体性的普遍成就，反而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成就。普遍悬搁在抹掉世界之实存之后，也抹掉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实践主体的境域和处境，并因此而抹掉了基于这些境域和处境而构造出来的各种事物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的那样，人们恰恰是在各种各样的境域和处境中赋予生活世界的事物以各种各样的意义的。普遍的悬搁只能把在实践生活中产生的意义作为一种现象来把握，但意义不是已经现成地在那里的、我们可以随时去把握的现象，而是必须设身处地地（在一种处境中）去理解的东西，因而是一种不处在其具体的境域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的东西。

普遍悬搁所导致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它的去境域化。要克服这些困难则需要保持境域作为境域，而这就意味着，在最终的意义上保持而不是终止实践的态度。我认为，胡塞尔在《危机》中已经实际上（以不那么明确的方式）谈到了这个问题。

①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0页。

②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4页。

③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4页。

④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14页。

⑤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2页。

⑥ 对胡塞尔的悬搁概念的更深入的批评，参看[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第55—73页。

胡塞尔认为为了避免悖谬,必须要对悬搁的方法进行原则的修正。^①就是说,悬搁不再被看作一上来就对世界的有效性的彻底放弃,而是在保持这种有效性的前提下,理解这种有效性之起作用的各个层次以及各种方式:“现在这种方法要求,自我从它的具体的世界现象出发,系统地进行回溯,与此同时在其具体性中,在由其诸基本层次,其诸及其复杂的奠立有效性的活动的系统中,认识自己本身,认识这个超越论的自我。”^②这就是说,在其有效性中进行生活实践的自我总已经发生作用,悬搁的目的不是去终止这种作用,而是去理解这种作用。这里“理解”应该做这样的解释:实践的自我在任何意义上都已经先行地被给予,不可能通过对它的终止或跳跃而只能通过对它的发现和保持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论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超越论的我,甚至与在世间人的我是同一的。”^③因此,在真正的现象学态度中,不但没有终止实践生活,而且还充实着实践生活,“只要超越论的研究不仅是为世界构成的历史充实了一种新的科学,而且还全面地充实了世界的内容,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历史过程。”^④

胡塞尔不止一处说过现象学的态度也是一种在意志决定下的习惯态度,^⑤因此,现象学的态度应该确切地被看作一种具有目的论意义的实践态度:在实践生活中将自身证明为那个绝对地起作用的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个证明的过程同时是理性人格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因而是经历自身意义和自身辩护并最终实现自身负责的过程。^⑥

因此,如果我们不仅仅关心如何进入超越论现象学的问题,而且还关心进入超越论现象学之后又该如何的问题的话,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对于合理地理解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来说就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与之相应,生活世界不是那个一开始被当作出发点而在普遍悬搁之后又被取消其有效性的诸事物的集合体,而恰恰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被取消的实践生活的境域或空间。就此而言,正如我们在前面第二部分结尾处已经预先指明的那样,作为生活世界的实践空间的构造问题不是在完备的现象学观念(作为方法)的指导下所实际要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而恰恰是使得合理地理解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观念得以可能的根本性问题。

四、结语:胡塞尔的两种现象学观念

总之,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胡塞尔的现象学:其一,现象学是对主体与世界之理论相关性的各个层次以及对这些层次之间的静态的奠基关系的系统研究。这里只需要在一种脱离境域的理想状态中,也就是在主体和世界已经充分发展的状态中来考虑诸构造性层次的因素以及这些构造层次的先天的、因而是逻辑的奠基关系,这种意义上的现象学以理论态度为课题,我们暂时称之为理论现象学。其二,现象学是对主体与世界之实践相关性的各个层次以及对这些层次之间的发生的奠基关系的逐步领悟。在此始终需要将境域保持为境域,以便在实践生活的历史中充分理解其目的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现象学以实践态度为课题,我们暂时称之为实践现象学。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二种现象学的观念更符合现象学这一称呼。因为它更尊重现象,试图在现象得以产生的境域中来保持并理解现象,而不试图在一种普遍的理论态度中抽象它。

①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26页。

②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27页。

③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15页。

④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15页。

⑤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2页; Hua XXXIV,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26—1935)*, herausgegeben von Sebastian Luft,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Publishers, S.246.

⑥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21页。

然而,胡塞尔实际上直到晚年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理论的抽象:他始终认为将实践空间中(生活世界中)具有各种各样的意义的事物的构造性起源追溯到一个朴素的感性事物(一个单纯具有其三维空间性而不具有其他意义的事物)具有天然的合理性,^①因为无论如何从逻辑上说,事物的各个意义层次必须奠基在朴素的感性事物上,而感性事物作为三维空间事物,本身又有其构造性起源,由此就追踪到二维感性场域甚至更深层因而也更抽象的感觉流的构造性统一中去。这就是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三维空间的构造问题。我们之所以说这是基于理论态度的抽象,是因为这些领域是“朴素经验”的无具体意义的对象领域,^②也就是说,它们并未作为世界经验现象而显现给经验着的自我,而只能作为在理论上的抽象而得以描述。实践现象学的观念则与之相反:人们不是先去把握一个空间客体,然后再赋予它意义,而是在一种预先被给予的实践空间(境域背景)中一下子就将某物理解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某物,并因此而引发进一步的行动:因喜欢而靠近、因厌恶而远离,等等。^③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某物的三维空间性还根本没有被注意到。并且,恰恰是由于实践主体没有注意到客体的三维空间性,他才能发现此意义事物与其他意义事物在共同的实践空间(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复杂的意义关联,而不至于被引导到无意义的朴素事物上去。只有在实践生活中基于某些特殊的动机(例如理论认识的兴趣)才会将实践主体的注意引向抽象的朴素事物上,但是,即使是这种理论认识,也是从实践生活的整体境域中产生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现象学和实践现象学不是两种并列的现象学,而是理论现象学应该作为实践现象学的一个特殊部分而被包含在实践现象学中。

(责任编辑:杨嵘均)

Three-Dimensional Space and Practical Space: On Husserl's Concept of Practice

CHEN Wei

Abstract: Based on an epistemological motive, Husserl divided his theory of constitu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into two levels: the constitution of two-dimensional field and three-dimensional space. Both, according to a further inquiry, depend fundamentally on kinesthesia, a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bodily movement of practical subject. Thus the theory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goes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epistemology; differing from the closed three-dimensional space, practice space is an open horizon in which people live practically, and thus has an essential structure of closeness-distance. Practice space can be proved ultimately to be life-world which, as a universal horizon, contains an invariant style of a divorce from hometown and alien land (Heimat und Fremde). It is with the aid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that a thorough elucid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pace and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the idea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Husserl; three-dimensional space; practical space; life-world

①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70—73页。

② Hua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Herausgegeben von Ulrich Claesges, Den Haag: Martius, Nijhoff, 1973, S.341;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72页。

③ 胡塞尔的重要助手兰德格雷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胡塞尔将纯粹的客体而不是将表达放在第一位。具体参见:L. Landgrebe, *Prinzipien der Lehre vom Empfinde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8, H. 2 (1954), S. 195—209以及L. Landgrebe, "The Life-World and the Historicity of Human Existence",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vol. 11, 1981, pp. 111—138.

④ Hua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S.383.